

二郎神源自祆教雨神考

侯 会

提 要：民间二郎神信仰中包含水神、火神、雷神、马神、战神、酒神、戏神等诸多因素，聚合为内涵丰富的川主崇拜文化。该信仰产生于具有祆教文化背景的川蜀地区，二郎神的种种神性又与祆教雨神（得悉神，又作蒂什塔尔）特征相吻合，由此推测，二郎信仰源头应为祆教雨神崇拜。

侯会，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题词：二郎神 川主崇拜 祆教 得悉神 蒂什塔尔

在民间信仰中，二郎神是一位地位独特、颇有个性化的神祇，关于他的事迹，自宋至清的地志、神谱、笔记、小说中多有记载。然而摹写最生动、影响最广的，还要数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在书中，二郎神的身份是玉帝的外甥，却远居川西灌口，独立于天宫神统之外，“听调不听宣”。只有当孙悟空大闹天宫、天界诸神束手无策时，他才应召出山，大展神通，一举将“妖猴”拿获。他的神通与威力，似乎仅次于最终降伏孙猴子的佛祖如来。

对这位个性十足的神灵，学者们也给予特别关注，相关研究不可谓不深入^①。不过谈到二郎神的宗教背景，学者的看法却始终不能统一。多数人认同道教说，以为从二郎神“清源妙道真君”^②、“英烈昭惠灵显仁佑王”^③等称号即可看出。然而也有持佛教说的，如学者张政烺即指出，二郎原型很可能是佛教毗沙门天王的次子二郎独健，其“哮天犬”当即独健所携神鼠演化而成^④。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二郎信仰可能根于祆教^⑤。意见的纷纭参差，一定程度上缘于二郎传说的纷繁复杂。例如单是二郎姓氏，就有李、杨、赵、邓等不同说法^⑥；而相关传说的年代、地域、事迹，也都纷说不一——这种说解上的纷繁，适足以说明此神由来久远，其原初面目早已沉埋于历史尘埃之中。后人对二郎由来的解说，自然也莫衷一是。

不过在诸多猜想中，笔者对源于祆教的观点

颇表赞同^⑦。至少，这一派说法有着不容忽视的文献依据。清人吴任臣勾稽史料所著的《十国春秋》中，有一条记述蜀主王衍事迹的文字：

帝（指王衍）被金甲，冠珠帽，执戈矢而行，旌旗戈甲，连亘百余里不绝，百姓望之，谓为灌口祆神。^⑧

这条文字披露：五代前蜀主王衍在位（918—925）时，灌口所供奉的大神乃是“祆神”。从王衍的装束可以想见，该神偶“披金甲、冠珠帽、执戈矢”，仪容华美，气度不凡；致使以奢靡称闻的蜀主王衍也效其服饰，招摇过市，百姓因之叹为天神。——史家寥寥数语，生动勾勒出蜀地当年上自割据军阀、下至芸芸百姓对祆神的崇拜之情，不经意间道出灌口神的祆教信仰背景。那么，此“灌口祆神”，是否就是二郎神呢？史籍中的另一条记载给出了答案。

据《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引《贤奕》记载：

二郎神衣黄弹射拥猎犬，实蜀汉王孟昶象也。宋艺祖平蜀，得花蕊夫人，奉昶小象于宫中。艺祖怪问，对曰：“此灌口二郎神也。乞灵者辄应。”因命传于京师，令供奉。盖不忘昶，以报之也。^⑨

孟昶（934—965在位）是继“前蜀主”王衍之后统治川蜀的割据军阀，史称“后蜀主”。此条史料虽然从花蕊夫人不忘孟昶旧恩着眼，却侧面反映了孟昶与王衍有同好，也喜欢效仿“灌口”神的装束。两条记录相互参照，至少说明两点：一是王衍所效仿的“灌口祆神”即“灌口二

郎神”；二是彼时彼地的统治者及百姓敬奉祆神，相沿成习，祆教在当时的川蜀地区影响颇大。

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外来宗教，公元前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前628—前551）所创建。该教崇尚光明，其宗教活动有拜火之仪，因而被视为拜火教，传入中国后则称“火祆教”或“祆教”——“祆”字从“天”，这是因为该教礼拜日月光明，中国人误以为拜天之故^⑩。

单凭《十国春秋》一句“灌口祆神”便得出蜀地盛行祆教的结论，毕竟显得证据薄弱。不过我们还可举出不止一条证据，证实祆教在蜀地的传播历时久远、根基颇深。

证据之一，唐代刘禹锡撰有《牧护歌》，据学者考证，“牧护”即“穆护”，本是琐罗亚斯德教祭司 Mogu 的汉文音译，也用来称呼祆教信徒^⑪。此外，宋人姚宽《西溪丛语》卷上谓“至唐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奏闻”^⑫；《唐会要》卷47提到武宗“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⑬等事，都可证实此点。再有，《魏书·西域传》“波斯国”条有“大官摸胡坛，掌国内狱讼”，其“摸胡坛”据考也是“穆护”的别译^⑭。——刘禹锡曾被贬夔州（今四川奉节、巫溪一带）刺史，其所作《牧护歌》当是模仿夔州流行的祆教祭祀乐曲写成，并因以命名^⑮。此足证彼时祆教流行于川蜀地区，在民间影响广泛。

证据之二仍与刘禹锡《牧护歌》有关。宋代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25《题牧护歌后》16谓：

曩尝问南方衲子云：“牧护歌是何等语？”皆不能说。后见刘梦得作夔州刺史时乐府，有牧护歌，似是赛神曲，亦不可解。及在黔中，闻赛神者夜歌，乃云：“听说侬家牧护。”末云：“奠酒烧钱归去。”虽长短不同，要皆自叙，致五七十语，乃知苏僊嘉州人，故作此歌，学巴人曲，犹石头学魏伯阳作《参同契》也。

黄庭坚受新党迫害，一度被贬为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他的话，来自耳目闻见。且此歌与“赛神”相关，应是祆教流行蜀地、至宋余韵未歇的又一明证。

证据之三，前引文字中黄庭坚还提到写《牧护歌》的苏僊系嘉州人。嘉州即今四川乐山，那里是赵二郎的家乡。二郎的祆神身份，已呼之欲出了。

证据之四，元代曲家李直夫撰有《火烧祆庙》杂剧^⑯，惜剧本不传。然该剧大致情节，尚保存在史志、传说中。如《渊鉴类函》卷58“玉环解”条云：

《蜀志》曰：昔蜀帝生公主，诏乳母陈氏乳养。陈氏携幼子与公主居禁中，约十余年。后以宫禁，出外六载，其子以思公主，疾亟。陈氏入宫有忧色，公主询其故，阴以实对。公主遂托幸祆庙为名，期与子会。公主入庙，子睡沉。公主遂解幼时所弄玉环，附之子怀而去。子醒见之，怨气成火，而庙焚也。^⑰

此故事发生在蜀地，而公主与陈氏子相期的幽会之地，正是祆庙。正如古代爱情故事多选佛寺为幽会之所，可证佛教传播广泛一样；蜀公主选择祆庙作为幽会之所，恰也说明祆教信仰在蜀地流传广泛。此故事大概还演化为“火烧祆庙”之典，常为后世文学作品所引用。

以上仅从文学作品举证，即可获得祆教流行蜀地的众多证据，取证时间上自唐五代，下至宋元，涉及的作品含诗歌、笔记、戏曲、传说等诸多文体，足可与《十国春秋》相印证，说明作为二郎信仰的社会文化背景，蜀地的祆教文化氛围十分浓郁。

其实说到五代蜀主对祆教的信奉，还有一些旁证材料很少有人注意。如据《茅亭客话》载，五代诗人李珣为梓州（今四川三台）人，事蜀主王衍，其先世为波斯人^⑱，他的妹妹即王衍昭仪^⑲。祆教传入中国后，虔信者以胡人居多。李珣及李昭仪都是波斯移民后裔，其信奉祆教之可能，远大于一般汉族民众。而王衍统辖地区火祆信仰氛围浓重，王衍本人也于衣着装束上效仿祆神，这是否有着“枕边人”及“国舅爷”的影响？

另外，王衍有些举动颇不寻常，如“常薰诸名香，昼夜相继，久而厌之，更薰皂角以乱其气”^⑳。而琐罗亚斯德教的拜火仪式，正是在祭坛炉火中焚烧名贵香料^㉑。王衍焚香生厌，本可自行终止，却仅仅“更薰皂角以乱其气”，这是否出于宗教仪式不可擅止的缘故？又如王衍尝“乘船夜归，令宫女秉蜡炬千余照之，水面如昼”^㉒，此举与祆教拜火尚光的教义相合，很有些后世西南地区“火把节”的气象——火把节与二郎祭祀的关系，我们在下文中还要说到。

此外，从古代二郎祭祀的宏大规模，也显露出不同于华夏农耕文化的异质文化特征。据文献

记载，宋时蜀地二郎祭祀牺牲之丰隆，令人瞠目。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②卷5记述：

有方外士，为言蜀道永康军城外崇德庙，乃祠李太守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时人，尝守其地。有龙为孽，太守捕之，且凿崖中断，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锁孽龙于离堆下。有功于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每岁用羊至四万余，凡买羊以祭，偶产羔者亦不敢留。永康藉羊税以充郡计。江乡人今亦祠之，号曰“灌口二郎”，每祭但烹一臠，不设他物，盖有自也。

几乎与曾敏行同时，洪迈在《夷坚志》^③支丁卷6“永康太守”条中也记录说：

永康军崇德庙，乃灌口神祠，爵封至八字王，置监庙官视五岳，蜀人事之甚谨，每时节献享及因事有祈者，无论贫富，必宰羊，一岁至烹四万口。一羊过城，则纳税钱五百，率岁终可得钱二三万缗，为公家无穷利。当神之生日，郡人醺迎尽敬，官僚有位，下逮吏民，无不瞻谒。

再有，曾官蜀地的南宋诗人范成大有《离堆行》云：“割羊五万大作社，春秋伐鼓苍烟根。”^④亦咏此事。

一神之祀竟用羊四五万口，此不啻天文数字。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华夏文明尚俭戒奢，民间鬼神之祀不过只鸡斗酒，略表敬意而已。透过以巨量牲畜为牺牲的二郎之祀，人们感觉到的是基于游牧经济的域外宗教文化气息。

二

在讨论与祆教的关系时，进一步廓清二郎信仰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

与二郎传说之纷纭复杂相类，二郎信仰的内涵也十分繁杂。二郎信仰起于川蜀，初时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二郎父子因治水而造福当地百姓，因之被民间奉为“川主”。每年夏历六月二十四日，传为二郎神诞日^⑤，川蜀各县于是日纷纷举办“川主会”；相关信息见于州县地志记录的，就有二三十条之多。此俗还扩展到西南其他省份。

“川主会”准定于六月二十四日，不过在此前一日及此后的一二日，还同时举行一系列民俗祭祀活动，所祀神祇除了水神二郎之外，尚有火神、雷神、马神乃至关云长等。而二郎在民间还被奉为酒神、戏神，在祀典活动中也都有所体现。此外，六月二十四日还被民间定为雨节及火

把节（又称“星回节”）……总之，一系列祭祀、节庆活动都围绕二郎诞辰展开，分开来，似可视作二郎复杂神格的各个侧面，合起来则形成蕴含丰厚、声势浩大的川主崇拜文化。

在为期三四天的庆典活动中，二郎首先是作为水神而接受祭享的。无论是灌口治水的李冰父子，还是犍为、襄阳斩蛟的赵二郎、邓二郎，都因治水而扬名天下。而二郎诞辰又有祈雨之俗，还被定为雨节，显然也与其水神职能相关。据民国修《大邑县志》“岁时民俗”载：“六月……二十四日，祭川主。如遇岁旱，各共迎川主祈雨，应则签点会首，演剧酬神，谓之‘雨戏’。雨久则稟官于太阳宫祈晴。”^⑥此俗还播至其他省份，如民国修山东《临清县志》就明确指出：“六月二十四日，俗以为雨节。”^⑦河北《固安县志》“岁时民俗”也说：“六月二十四日俗称‘分龙兵’，是日雨，则谓分得勤龙，丰收有望；否则雨泽愆期，岁或不稔。”^⑧显然，这一系列与祈雨相关的民俗活动恰于二郎诞日举行，均可追溯到二郎信仰中的水神崇拜。

二郎诞辰的祭祀活动，还包括火神祭祀，一般在二十四日或前一日举行。据民国修《广安州新志》“岁时民俗”记载：“六月……二十四日祀祝融，南丹宫各街演剧一本。又，川主会。”^⑨祝融在这里显然是作为火神符号出现的。此外，也有在川主会前一日祭祀火神的，如民国修《大邑县志》“岁时民俗”：“六月……二十三日，祀火神、马祖。二十四日，祭川主。”^⑩清道光修《绥靖屯志》^⑪、咸丰修《冕宁县志》^⑫，也都有类似记载^⑬。

火神之祀在川蜀地区还演变为节日狂欢，且看民国修《西昌县志》对这一古俗的记录：

岁时民俗：六月：……二十四日，过街梁迎川主神像巡街，观会者多自远而至。同日向晚，全县市村然（燃）火炬无数，大者高及丈，小者五六尺。相传杨升庵诗云：“老夫今夜宿泸山，惊破天门夜未关。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可想见其胜概。……时为六月二十四日。……故每岁是日然（燃）炬聚会，曰“星回节”。^⑭

此俗在云南等省份也十分盛行，可参看云南《蒙自县志》的记述^⑮。“川主”生日同时又是“星回节”（俗称火把节），以映天炬火来为二郎祝寿，其间不难看出二郎信仰与拜火之俗的密切关系。

民间于二郎寿诞前后又祭雷神。如清道光修

四川《金堂县志》^⑧、民国修《广安州新志》^⑨等志书，都记载六月二十三日举办“雷祖会”的消息。而此俗在其他地区也有流行。如据清光绪修《苏州府志》：“六月……二十四日为雷祖诞，……是月多食雷斋者，谓之斋月。”^⑩而民国修《吴县志》^⑪所叙更详：

六月……二十四日为雷神诞，城中圆妙观、阊门外四图观各有神像，蜡炬山堆，香烟雾喷，有集众为雷醮者，延羽流诵经，拜表焚疏，颇形严肃。自朔至诞日茹素者，谓之雷斋。……是日又为二郎神生日，患病者拜祷于葑门之庙……

此外，民国修《杭州府志》也有六月二十四日于“北山雷院炷香……设醮舍资”以祀雷神、“郡人云蒸川赴，至今不废”^⑫的记录。而台湾等地也有六月二十四日祭祀雷神的习俗，见《台湾省通志稿》记载^⑬。

其实，二郎信仰中还有马神信仰因素，这从二郎传说中已见端倪。如《龙城录》描述赵二郎“青雾中骑白马，从数尊者，见于波面”^⑭。《常熟县志》也说：“会嘉州水涨，蜀人见雾中乘白马越流而过，乃（赵）昱也。”^⑮《新搜神记》则谓“后运饷者见（赵）昱乘白马……俨若平生焉”^⑯。

二郎诞辰祭马神的民俗，同样见诸方志记载。除前面所举《大邑县志》载“六月……二十三日，祀火神、马祖。二十四日，祭川主”^⑰之外，《绥靖屯志》“信仰民俗”也记录说：“六月二十三日‘三圣会’，祀关帝、火神、马神。”^⑱同样的记载还见于《冕宁县志》“信仰民俗”^⑲。另外，此俗也见于其他省份，如山东省《清平县志》：“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城内演戏，祭赛马神，俗称为‘马神生日’。”^⑳又《北平风俗类征·岁时》引《新燕语》：

南中于岁之六月二十三日恒祭炎帝，而都城内外骡马夫，皆釀钱以祭马王。是日车价昂至数倍，向客婪索，名曰“乞福钱”。其祭品用全羊一腔，不用猪，谓马王在教，不享黑牲肉也。其象则四臂三目，狰狞可怖，其神牌则书“水草马明王”字样。^㉑

这些记述，都隐约透露出二郎信仰深处的马神崇拜内涵。

至于前举《绥靖屯志》所记二郎诞辰“祀关帝”^⑱，大概与二郎的战神身份有关。关羽在宋代被奉为战神；而二郎执戈挟弓，本也是战神装束。王衍、孟昶等割据军阀所以模仿二郎装束巡

行四方，非徒游戏炫奇，显然有自命战神、炫耀武力的动机^⑳。而二郎生日祀关帝，正可看作二郎战神神性之旁渗，如同二郎之火神神性旁移为炎帝、祝融一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关羽祀日被设定于二郎诞辰这一天——其实在民间，关羽另有祀日，为夏历五月十三^㉑。

二郎神诞日同时祭祀水神（雨神）、火神、雷神、马神、战神……其信仰内涵之复杂，由此可以概见。其实除此而外，二郎在民间还被视为戏神、酒神，学者在这些方面多有论述，我们下面还要谈到。

那么，作为“灌口祆神”，二郎如此复杂纷繁的神性因素，是否都能在祆教信仰中找到根据？此外，琐罗亚斯德教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拥有十分丰富的宗教神话及众多神祇；那么受享于灌口、演化为二郎神的这一位，又是祆教诸神中的哪路神灵？——我们不妨根据二郎信仰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为该祆神勾勒出一幅肖像，以便按图索骥、追根溯源。

首先，从二郎父子的治水功绩来看，这位祆神的主要神格应为水神，他长于治水，表现为斩蛟除怪乃至行云布雨，旨在掌控旱涝、造福百姓。其次，该神又应打有火神印记，可能还兼有雷神之性；这倒与祆教的拜火性质相吻合。再次，从二郎信仰中包含的马神因素看，该祆神应与马神有着某种联系，甚至本身即有神马变相。另外，该神若相貌英俊、挟弓带犬，则连形象也应与二郎相合。除此而外，该神大概还有着戏神、酒神、战神的某些特征。至于二郎祭祀规模庞大、牺牲丰隆，也应是该神祭祀的重要特点。

总之，如果有哪位祆神同时符合上述诸多条件，他无疑便应是二郎神的原型。——那么，在琐罗亚斯德教的神谱中，真的能找到这样一位神祇吗？

三

这位祆神真的被我们找到了，就是隋唐人所记载、被西域诸国隆重奉祀的“得悉神”。《隋书·西域传》记录了西域曹国奉祀“得悉神”的情景：

（曹）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罗阔丈有五尺，高下相称，每日以驼五头、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尽。

曹国为中亚昭武九姓城邦之一，大致位于中亚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附近。据

学者考证，曹国人所奉祀的“得悉神”，又译作“蒂什塔尔”（Teštar），是一位道地的祆神^⑤。

在琐罗亚斯德教诸神中，除了代表光明与善的大神阿胡拉·马兹达外，蒂什塔尔（即得悉神）也是该教在中亚最受追捧的神祇之一。据琐教经典《亚什特》叙述，蒂什塔尔本是天狼星，因“蕴含着水种”，可以兴云致雨，故被视为“星辰雨水”之神。“西海以东诸国”地处干旱的中亚，以游牧经济为主，为使人畜兴旺，同样需要甘霖滋润、河水沃灌。因此信奉祆教的曹国隆重奉祀该神，也是自然之理。

在琐教神话中，蒂什塔尔的死对头——旱魃阿普什（Aposh，又作阿普沙），常常阻碍蒂什塔尔兴云布雨、控制河水。于是蒂什塔尔化作金耳朵的白骏马，戴着镶金的辔头飞落法拉赫卡尔河边，与化作丑陋黑马的阿普什作殊死搏斗。双方大战三昼夜，蒂什塔尔不能取胜，乃转而向神主阿胡拉·马兹达求助，从神主那里获得“十匹马、十只骆驼、十头牛、十座山和十条适于航行的大河之力”，终于战胜旱魃。于是甘霖普降、万姓欢腾^⑥。

雨神蒂什塔尔和旱魃作战时，闪电雷火是她的有力武器——学者指出，琐罗亚斯德教与其说是“拜火”，不如说“拜光”更为准确。古代波斯人敬奉三光：一为天光，即日、月、星辰之光；二为地上的火光，三即为空中的雷电之光^⑦。当蒂什塔尔以电光雷火向旱魃发起攻击时，所显示的正是雷火神威。

再回头来看二郎信仰，我们发现其中很多难解之谜，都能在蒂什塔尔神话中获得答案。如二郎向以治水闻名，其诞辰又被定为“雨节”，都合于水神本份。然而民间又同时祭祀火神、雷神，则似乎有违“水火难容”的常识。——而蒂什塔尔恰恰便是火祆教中的雨水之神，具有水神及火神的双重身份。且雨水与雷电共生，而雷电恰恰也是祆教所谓空中之火，因而二郎神性中水火兼容的矛盾，也便迎刃而解。

有一点需要说明，即蒂什塔尔的性别问题。在琐罗亚斯德教神话中，蒂什塔尔原是一位女神；单就此点而言，似乎对我们证实二郎神与蒂什塔尔的渊源关系十分不利。然而这位女神又有三种变形，每月凡十日一变，最初变为“健美威武的十五岁青年”，其次变为“金犄角的公牛”，最后变为“金耳朵的白骏马”^⑧。这里的“健美威武的十五岁青年”，不正是对二郎年轻俊美形象的准确描述吗？试观通俗文学对二郎形象的描

绘，大多突出其年轻秀美、俊雅清奇的特点。《西游记》第六回借孙悟空之眼来看二郎神：“那真君的相貌，果是清奇，打扮得又秀气。真个是：仪容清俊貌堂堂，两耳垂肩目有光。”更早的话本故事《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描述宋时东京真君庙中的“清源妙道二郎神”神像，也说“……虽然土木形骸，却也丰神俊雅、明眸皓齿。但少一口气儿，说出话来”。这些描写，无非可用“健美威武的青年”一语来概括。而民间传说中的二郎之所以被安排为李冰之子，是否与其年轻英俊的相貌有关？

至于说到二郎信仰中的马神因素，答案也无须另觅：“金耳朵的白骏马”正是蒂什塔尔三种变相之一。而在该传说的高潮部分，与旱魃搏斗的蒂什塔尔也刚好是以白色神骏的形象出现的。

其实火祆信仰与神马之关系，史籍早有记载。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0有“物异·铜马”一条，所述“火祆”信仰情景即有神马出现：

俱德建国乌浒河中，滩派中有火祆祠。相传祆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此，常见灵异，因立祆祠。内无像，于大屋下置大小小炉，舍檐向西，人向东礼。有一铜马，大如次马，国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对神立，后脚入土。自古数有穿视者，深数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为岁，每岁日，乌浒河中有马出，其色金，与此铜马嘶相应，俄复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祆祠，将坏之，忽有火烧其兵，遂不敢毁。

此段记述虽带有传说性质，却也清晰勾勒出唐代西域祆教信仰的侧影。文中提到的俱德建国，又作久越得犍国，即唐代吐火罗道的王庭州都督府^⑨，与前引曹国（属康居都督府）毗邻，同属于《隋书》所说的“敬事”得悉神的“西海以东诸国”。而这段引文中也一再提到神马：一是祆祠中供有铜马，二是每逢“岁日”有金色神马自乌浒河中出，“与此铜马嘶相应”——这一场景，不难令人联想到蒂什塔尔与旱魃化马相斗的情节，连地理环境（同在河中）也是一致的。

有意思的是，在与二郎相关的李冰传说中，竟也能找到跟蒂什塔尔神话情节相近的文本。据《太平广记》卷291《李冰》叙述：

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己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疆弓大箭，约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必亦为牛矣。

我以太白练自束以辨，汝当射其无记者。”遂吼呼而入。须臾雷风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斗于上。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至今大浪冲涛，欲及公之祠，皆弥弥而去。故春冬设有斗牛之戏，未必不由此也。（出《成都记》）^⑧

不难看出，此故事与蒂什塔尔神话有着惊人相似之处：一是，两故事的主题同是神、魔幻化为同类动物，相互争斗以求胜出；二是，双方所选战场同在河边，而博弈的动机，也同样为了争夺对水旱之候的掌控；三是，两故事的主要情节，又都是正义一方难以取胜，乃求助于人、神，终获成功。二者间的主要区别，仅仅是一化马、一化牛而已。然而如前所说，蒂什塔尔的三种化身中，就有“金犄角公牛”的变形。且据学者考证，琐教神话中也确有蒂什塔尔化牛斗旱魃的情节^⑨。一则出自琐教经典的中亚古老神话，与一则流行于中国袄教盛行区域的民间传说竟如此一致，两者间有着何种关系，已是不言而喻^⑩。

不过应该特别说明，尽管二郎信仰很可能有着域外袄教源头，关于李冰的后世传说也染有袄教神话色彩，但这并不能反证战国治水英雄李冰本身与袄教有何瓜葛。二郎信仰的崛起，恐怕只是域外宗教攀附华夏名人以求发展的结果。袄教雨神蒂什塔尔与李冰恰恰在治水上存在共同点，汉、胡群众面对难以驾驭的江河产生兴利除害的共同愿望，遂成为推动两种文化结合的动力。而蒂什塔尔神的化身之一——英俊少年形象，也便以李冰次子的形象入祀灌口李冰祠，后竟喧宾夺主，成为灌口祠庙的主神。

事实上，蒂什塔尔神话中的神马、神牛，在灌口周边都留下了遗迹。如流经都江堰工程的岷江段，即又有“金马河”之称^⑪，此名犹带袄教神话遗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蒂什塔尔化作金耳白马与旱魃搏斗以及西域乌浒河“岁日”有金马出水等神话传说。而都江堰周边一些历史上曾存在、或今天犹在使用的地名，如金马口、金马渠、戏马台乃至金马山等，似乎也都与这些传说有关。

此外，李冰化牛的传说在灌县、成都一带也留有遗迹。据《华阳国志》记述，李冰曾“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⑫。这里所说的“犀”，实为牛。而当地历史上还有石牛门、石牛堰等地名。李冰造石牛

一事，在扬雄《蜀王本纪》、郦道元《水经注》及杜甫、岑参、陆游等人的诗文中也都有记载、吟咏。甚至李冰石牛原物，在上世纪中叶也还有遗迹可寻^⑬。笔者认为，所谓石犀、石牛，多少都与李冰化牛斗江神的神话有关，并可追溯到早期的蒂什塔尔神话。

四

二郎信仰源自蒂什塔尔信仰，还可从祭祀场面看出。在西域曹国，得悉神每日祭品为“驼五头、马十匹、羊一百口”。巨量的祭享牺牲，似当象征蒂什塔尔从主神马兹达处所获得的“十匹马、十只骆驼、十头牛……”之神力。《隋书》所列为每日的供量，若以年计，则需马、驼数千头，羊三四万口——这与灌口二郎之祀一岁用羊“四万口”的数字，竟合若符契。农耕社会驼马不易得，羊却是畜养及食用量极大的家畜，故舍驼马而祭以羊，当为农耕文明下的变通做法。即便如此，此种祭祀规模仍富于震撼力，二郎之祀源于袄教蒂什塔尔信仰，在此又获一证。

在曹国得悉神祭祀中，那件“阔丈有五尺，高下相称”的“金破罗”（即金叵罗），格外引人注目。那其实是体积庞大的盛酒器，它引领我们关注到二郎的酒神身份。学者杨向奎在为张政烺《玉皇姓张考》所作的跋语中，就二郎神在宋代民间被酒行祭祀，提出疑问：

《陔余丛考》引高翥《菊圃小集》咏张大帝及李二郎诗有云：“箫鼓喧天闹酒行，二郎赛罢赛张王。愚民可煞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盖以当时犂下酒行多祭二郎神及祠山神者也。此事甚怪，张渤、二郎俱以导水成名，何以酒行祀之？岂此二人俱嗜酒耶？^⑭

其实以酒祀神正是蒂什塔尔祭仪的突出特点。宗教史学者姜伯勤撰文指出：“‘提什塔尔’（按即蒂什塔尔）即‘得悉神’，中亚以酒祭之。敦煌亦以酒祭袄神祈雨。”^⑮姜文据以论证的材料，一为天水市1982年发现的隋代屏风石棺床墓中的图像，其中第九扇屏风绘有酒浆自兽头流入大瓮的图案。姜文认为，所绘即敦煌袄教信众以“金叵罗”盛酒、祀袄神祈雨的情景；另一材料为敦煌写本《敦煌廿咏》中的《安城袄咏》，诗云：“板筑安城日，神祠于此兴。一州祈景杳，万类仰休征。萍藻来无乏，精灵若有凭。更有雩祭处，朝夕酒如绳。”“雩祭”即祈雨祭仪，而“朝夕酒如绳”的情景与隋代屏风所绘一致，均

可证明酒在祆教祈雨祭仪中的重要功能。

姜文还特别指出,根据琐罗亚斯德教义,伊朗雅利安人的帝王、英雄及其子嗣之所以能除妖建功、兴旺种族,全靠饮用一种以豪摩(植物名)汁酿制的美酒。故豪摩酒在祈雨仪式上独具特殊的宗教意义,不独为宴饮助兴而已。

受蒂什塔尔神祭祀的影响,早期二郎祭祀也对酒格外借重,直至宋代,川蜀尚留有“当神之生日,郡人釀迎尽敬”^⑧的习俗。而川蜀赛神也有“饮福”“酹神”之仪,所唱《穆护歌》中更有“倒尽百瓶归去”之句^⑨。由是观之,宋代民间酒行多祀二郎,尚存祆教雩祭遗意。

至于二郎神戏神身份的由来,学者看法不一,或以为二郎本为生殖神,辗转而成戏神^⑩;或以为二郎既为祆神,而“祆神与乐舞……密不可分”;再往上,则与印度乐神湿婆有关联^⑪。笔者同意二郎戏神身份源于祆教的说法,并认为可能仍与蒂什塔尔有关。

如前所说,西域诸国对蒂什塔尔(得悉神)的祭祀,牺牲丰隆,载酒载歌,场面十分宏大,充满节日气氛。宗教史学者指出:祆教在中国的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讲,已部分失去域外琐教固有的宗教蕴含,转而演化为一种带有胡风的民俗信仰,其重要活动,即举行包含祈福、酒宴、歌舞、幻术、化妆游行等内容的“赛祆”仪式^⑫。这种盛行于中国西北的赛祆活动,与西域得悉神祭享内容相近、时地相接,渊源关系崭然可见。而从这种赛祆活动的娱神性质来看,其所娱主神蒂什塔尔被视为戏神,也就理所必至。而在祆教盛行的西南地区,载酒游行、燃炬狂欢的“川主会”、“星回节”,同样是一种赛祆活动,二郎承接蒂什塔尔成为戏神,也便不可避免^⑬。

明代汤显祖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一般被认为是最早披露二郎为戏神的文献,内云:

予闻清源,西川灌口神也。为人美好,以游戏而得道,流此教于人间。讫无祠者。子弟开呵时一酹之,唱啰哩噠而已。^⑭

从记述中还可看出,当时戏班以“一酹”敬神,这仍可归结为以豪摩酒敬奉蒂什塔尔的祆教仪轨。而口唱“啰哩噠”者,显非汉文歌词,不知是否即《穆护歌》之类的遗音,尽管此“三字经”常常出现在后来的剧本中,亦为佛徒道士所普遍唱诵^⑮。

在域外某些文化中,酒神与戏神渊源颇深。如希腊悲剧相传即是由纪念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乐舞演变而来^⑯。考虑到西亚、中亚曾经有过的

“希腊化”的历史阶段,蒂什塔尔之兼有酒神、戏神神格,或许有此因素影响,也未可知。

以上总结了二郎信仰在雨水神、火神、雷神、马神、酒神、戏神等方面与蒂什塔尔信仰的重合之迹,同时对比了二郎祭祀与蒂什塔尔祭祀在场面、规模上的雷同。其实,从二郎神执戈、挟弓、带犬等形象细节中,也能找到祆教信仰的一些迹象。

据学者考证,蒂什塔尔信仰在中亚传播时曾与叙利亚狩猎女神阿尔特米斯结合,并融入粟特娜娜女神信仰中,故娜娜女神所持之弓,应来自蒂什塔尔^⑰,进而传到“灌口祆神”的手上腰间,成为二郎兵器的标准配备。此外,学者于敦煌壁画的祆神及胡将肖像中,屡屡发现“山型叉”、“三叉戟”等兵器^⑱;这些皆可视作三尖两刃枪的原型,同样是源自域外的兵器。

一位神祇执戈挟弓,显系战神装束。而通俗文学、民间传说对二郎神的描写,也都无一例外地突出其英勇善战的特点。究其战神根源,则仍应到勇敢善战的天狼星蒂什塔尔信仰中去寻觅。说到蒂什塔尔的天狼星身份,人们不难联想到苏轼“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名句。蒂什塔尔所代表的天狼星,在华夏古人意识中是“主侵略”之星^⑲;这与盛行西域、富含战斗精神的蒂什塔尔信仰不谋而合,尽管其间存在着评价者立场感情上的巨大差异。不过这对于证明蒂什塔尔的战神身份,倒是有力的证据。

其实能印证二郎与祆教关系的“活的化石”,还是二郎身边那只不离前后的神犬。考古学家在敦煌绘画中发现一幅绘有两位女神的画像,绘制时间约在公元10~11世纪。画中左边的女神手托银盘,内蹲一小犬,学者认为那是祆教中的达埃纳女神;右边的一位倚一大白犬而坐者,学者认为即融合了蒂什塔尔信仰的娜娜女神^⑳——此画中的两只神犬,恰便是祆教的标志性神物。

在祆教信仰中,犬的地位极为特殊。祆教徒死后,遗体处理中有一种“犬视”程序,即在黄耳白狗或四眼黄狗的注视下,由专门人员将尸体陈列于特殊场所,待死者血肉被犬(或鹰)食尽后,再收白骨于纳骨器中。琐教经典《维提吠达特》还列专章讨论犬在教义中的特殊地位,极力赞颂犬之美德^㉑。由是观之,二郎神那只刻不离身的“细犬”,正是二郎出身祆教的活证据。

也许只是巧合,祆教神犬因丧葬功能所带来的死亡气息,在小说《西游记》中居然也有显露。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正是因为被二郎“细犬”

赶上咬了一口、“扯了一跌”，才束手被擒的。悟空骂道：“这个亡人！你不妨家长，却来咬老孙！”恰如揭出此犬底细。因此，与其认定此犬为二郎独健之神鼠所化，倒不如说来自蒂什塔尔身边的那只神犬，更有说服力。

综上所述，川蜀“二郎—川主”崇拜所体现的水神（雨神）、火神、雷神、马神、战神、酒神、戏神等因素，都可以从祆教蒂什塔尔信仰中找到根据。这种文化联系，还可从双方在神偶形象、祭祀形式及神话情节的雷同中得到印证。因此，说二郎神与祆教蒂什塔尔信仰有着相当程度的文化渊源，应当是言之有据的。

（责任编辑：和光）

- ①笔者所参考的二郎神研究文章及著作，主要有容肇祖：《二郎神考》，《民俗周刊》61~62期合刊，第70~98页；黄芝岗：《二郎神的演变》，《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228~239页；王秋桂：《二郎神传说补考》，前书下编，第285~313页；张政烺：《封神演义漫谈》，《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626~640页；萧兵：《中国文化的精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黎国韬：《二郎神之祆教来源——兼论二郎神何以成为戏神》，《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2期；胡小伟：《话说二郎神》，《淮海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1期，第18~22页，等等。
- ②《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卷3《清源妙道真君》。
- ③《元史·文宗纪》三。又《西游记》第六回二郎自报家门，也说“敕封昭惠灵显王二郎是也”。
- ④张政烺：《封神演义漫谈》。
- ⑤见黄天骥：《“鬻弄”辨析》，《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黎国韬：《二郎神之祆教来源》。
- ⑥关于二郎神的原型，还有许逊、吴猛、程灵铉等说法。参见萧兵：《中国文化的精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6页。
- ⑦笔者于1996年撰《华光考》文稿，认为华光信仰源于二郎信仰，而二郎信仰具有祆教背景，并引《十国春秋》“灌口祆神”文字以证之。该稿收之筐中，迄未发表。后读黄天骥、黎国韬先生文章，所见略同。
- ⑧《十国春秋》卷37“前蜀三·后主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第534页。
- ⑨《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46引《贤奕》，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第60329页。
- ⑩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陈垣史学论着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9~132页。
- ⑪饶宗颐：《穆护歌考》，《文辙——文学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第467页。
- ⑫姚宽：《西溪丛语》，中华书局，1993年，第42

页。

- ⑬《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第841页。
- ⑭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61页。
- ⑮饶宗颐：《穆护歌》，《澄心论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17页。
- ⑯《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影印干道刊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164册。
- ⑰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3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37页。
- ⑱《渊鉴类函》第3册“公主三”，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
- ⑲黄休复：《茅亭客话》卷2“李四郎”，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2005年，第347册第248页。
- ⑳《十国春秋》卷38“前蜀四·昭仪李氏”：“名舜弦，梓州人。酷有辞藻，后主立为昭仪，世所称李舜弦夫人也。”第562页。
- ㉑《十国春秋》卷37“前蜀三·后主本纪”，第536页。
- ㉒滕磊：《西域圣火——神秘的古波斯祆教》，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59~60页。
- ㉓《十国春秋》卷37“前蜀三·后主本纪”，第536页。
- 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㉕中华书局，1981年。
- ㉖《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石湖居士诗集》卷18，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194册。
- ㉗《新搜神记·神考》“川主”条引元代无名氏《清源真君六月二十四日生辰疏》，称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二郎神诞辰。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39页引。
- ㉘《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下简称《民俗资料汇编·某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92页。
- ㉙《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1995年，第340页。
- ㉚民国32年铅印本，《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1989年，第296页。
- ㉛③④《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307、92、395、386页。
- ㉜随着二郎信仰向川外地区扩张，此俗也见于其他地区，如江苏《同里志》（民国6年叶嘉棣铅印本）“岁时民俗”即有“六月二十三日为‘火德星君诞辰’”的记载，《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第442页。
- ㉝民国31年铅印本，《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372页。
- ㉞清乾隆五十六年刻本，《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下》，第829页。
- ㉟③④《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17、307页。
- ㊱④①《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307、381页。
- ㊲《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580页。
- ㊳《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第1373页。
- ㊴《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39引《龙城录》，第60245页。

- ④⑤《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39引《常熟县志》，第60251页。
- ④⑥李调元：《新搜神记·神考》“川主”条，《中国民间诸神》第539页引。
- ④⑦民国19年铅印本，《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92页。
- ④⑧清道光五年刻本，《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395页。
- ④⑨清咸丰七年刻本，《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386页。
- ⑤⑩清宣统三年刻本，《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第318页。
- ⑤⑪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岁时》，《中国民间诸神》，第444~445页引。
- ⑤⑫又，抄本云南《罗平州志》“岁时民俗”记载当地官员“颁发关夫子系六月二十四日生辰”，“届期率属祭祀”。《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下》，第789页。
- ⑤⑬关于二郎神与关羽的关系，胡小伟《话说二郎神》有所辨析，可参考。
- ⑤⑭《续文献通考·郡祀考》卷3：“成化十三年诏建汉寿侯庙。……岁五月十三日祭以太牢果品五帛……”《中国民间诸神》第569页引。
- ⑤⑮⑯〔日〕白鸟库吉：《粟特国考》，王古鲁译，载《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2辑，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397~433页。
- ⑤⑰⑱元文琪：《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52~153及234~236、163、234页。
- ⑤⑲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095页注：“俱德建即《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安西都护府所辖吐火罗道十六都督府中之王庭州都督府。”中华书局，2003年。
- ⑤⑳此传说的不同文本还见于《太平御览》卷882引汉应劭《风俗通》佚文，以及《水经注》“江水一”、《艺文类聚》卷94等。
- ㉑这里存在一个矛盾：宗教史学者将祆教入华时间认定为公元6世纪初，然而上举李冰化牛传说的文字若真如《水经注》所著录，见于东汉应劭《风俗通》，则比学者认定的祆教入华时间要早三个世纪。对此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李冰化牛传说与蒂什塔尔神话是在汉、胡文化中平行产生、互不相干的神话传说；二是祆教在被北朝统治者接受之前，已经传入华夏，并流播于川蜀地区。这还有待于宗教史专家的进一步研究论证。不过一种外来宗教被中原统治者接纳，与该宗教在民间（尤其是边鄙地区）自行传播，很可能并不同步。如公元前2世纪张骞奉使通西域，曾在大夏见到蜀布及邛竹杖，即说明官方与民间的文化交流并不同步。此外，林梅村在《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一文中，提及班超经营西域时，曾在于阗与祆教之“巫”斗法，该文将中原人接触祆教的时间推前至西汉年间。文载《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02~112页。
- ㉒金马河指今都江堰市至新津县段之岷江，见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94页。
- ㉓丛书集成初编《华阳国志》卷3，中华书局，1985年，第30页。
- ㉔参见郭祝崧：《李冰化神过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
- ㉕《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85页。
- ㉖姜伯勤：《隋天水“酒如绳”祆祭画像石图像研究——与敦煌本〈安城祆咏〉的对照分析》，《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第155~170页。
- ㉗洪迈：《夷坚志》支丁卷6“永康太守”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1017页。
- ㉘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8“穆护歌”条，中华书局，2005年，第722页。
- ㉙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下编第三章“对二郎神信仰的文化阐释”。
- ㉚黎国韬：《二郎神之祆教来源——兼论二郎神何以成为戏神》。
- ㉛林悟殊：《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中国古代的祆神崇拜》，《中古三夷教辩证》，中华书局，2005年，第316~345页。
- ㉜黄天骥在《“鬻弄”辨析——兼谈戏曲文化渊源的多元性问题》一文中指出，宋代戏曲形式“鬻弄”具有歌舞、诨闹、幻术、化装等属性，这与赛祆形式十分接近。该文还提到二郎作为戏神的彝族拜火文化渊源，揭示了戏曲与祆教崇拜的关系，富于启发性。
- ㉝徐朔方笺校：《汤显祖集·诗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128页。
- ㉞相关内容可参看饶宗颐：《“啰哩哇”小记》，《澄心论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37~239页。
- ㉟《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希腊文学”，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2年，卷2第1100页。
- ㊱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粟特神祇图像的再考察》，《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第249~270页。
- ㊲前者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祇》，《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第237~248；后者见姜伯勤：《河西陇右祆教与祆教图像的流传》，载前书第173~184页。
- ㊳参阅《晋书·天文志》上。
- ㊴滕磊：《西域圣火——神秘的古波斯祆教》，第64~68页。